大唐新語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大唐新語

(一)

劉肅撰

本館據稗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大唐世說新語原序

登仕郎前守江州潯陽縣主簿臣劉肅撰

自庖犧畫卦文字聿興立記注之司以存警誡之法傳稱左史記言尚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遞興雖戢干戈質文或異而九丘八索祖述莫殊宣父刪落其繁蕪丘明捃拾其疑闕馬遷創變古體班氏遂業前書編集既多省覽爲殆則擬虞卿陸賈之作袁宏荀氏之錄雖爲小學抑亦可觀爾來記注不乏於代矣聖唐御寓載幾二百聲明文物至化玄風卓爾於百王輝映於前古肅不揆庸淺輒爲纂述備書微婉恐貽牀屋之尤全採風謠懼招流俗之說今起自國初迄于大曆事關政教言涉文詞道可師模志將存勒成十三卷題曰大唐世說新語聊以宣之開卷豈敢傳諸奇人

時

元和丁亥歲有事于圓丘之月序

大唐世說新語目錄

卷一　匡贊　規諫
卷二　極諫　刪正
卷三　公直　清廉
卷四　持法　政能
卷五　忠烈　節義
卷六　孝行

友悌　舉賢
卷七
識量　容恕
知微
卷八
聰敏　文章
卷九
著述　從善
卷十
釐革　隱逸
卷十一
褒錫　懲誡
卷十二
勸勵　酷忍

卷十三
諧謔
郊禪
記異

大唐新語卷之一

唐劉肅撰

匡贊第一

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爲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玄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爲秦府掾數年本縣男補文學館學士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建平文稚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爲右僕射玄齡爲左僕射太宗謂之曰公爲僕射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聞聽受詞訴日不暇給安能爲朕求賢哉自是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寬乎不求備以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如晦玄齡引進之如不及也太宗每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二人相須以斷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稱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謂虞世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實痛于懷卿體吾意爲製碑也後太宗嘗新瓜美愴然悼之輟其半使置之靈座及賜玄齡黃銀帶因謂之曰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惟獨見公泫然流涕以黃銀帶辟惡爲鬼神所畏命取金帶使玄齡送之于其家也

魏徵常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詰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夷亂德。顓頊征之。既苅之後。不失其理。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朴素。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幷御書。後爲人所讒。勑令踣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水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樂。當年而勵心苦節。卑宮菲食者。正爲蒼生耳。我爲人主。口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呂。四海乂安。如此事朕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然文武之烈。未嘗無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校量。將以天下已定。不籍其力。復以萬乘至尊。與臣下爭功。臣聞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又曰。汝唯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輒陳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太子承乾既廢。魏王泰因入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乃謂侍臣曰。靑雀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

與陛下爲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後。當爲陛下煞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當天性。我見其意甚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進曰。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安有陛下萬歲之後。魏王持國執權。爲天子而肯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下頃立承乾□寵魏王。愛之踰嫡。故至於此。今若立魏王。須置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也。因起入內。翌日御兩儀殿。羣臣盡出。詔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褚遂良。謂之曰。我有三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慘。因自投于床。無忌爭趨持上。抽佩刀無忌等驚懼。遂良於手爭取佩刀以授晉王。因請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晉王。無忌等曰。謹奉詔。異議者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宜拜謝之。晉王因下拜。移御太極殿。召百寮立晉王爲皇太子。羣臣皆稱萬歲。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雄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徒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孽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承閒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朝。默啜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頊爲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略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宮。則天制皇太子爲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既退。頊徵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如是□耶。因謂頊曰。卿可於衆中說之。頊於朝堂昌言。朝士聞者喜說。諸武患之。乃發頊弟兄贓狀。貶爲安固尉。

項辭曰得召見涕淚曰臣辭闕庭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亟矣請坐籌之則天曰可項曰水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曰無項曰和之爲泥競乎則天曰無項曰分泥爲佛爲天尊有競乎則天曰有項曰臣亦爲有竊以皇族外戚各有區分豈不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間則居必競之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之然事至是項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府昌宗以貴寵懼不全計於項項曰公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功必無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豈唯全家當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項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項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復相王廬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間屢言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既知項之謀乃召項問項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託於陛下當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興復唐室項有力焉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王命中圮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勳可贈御史大夫

則天以武承嗣爲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御寶位其遑安乎且陛下爲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乎事之去矣則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卽日罷承嗣政事

長安末張易之等將爲亂張東之陰謀之遂引桓彥範敬暉李湛等爲將委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暉等率兵將至玄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於東宮啓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無罪幽廢人神憤惋二十三年于茲矣今天啓忠勇北門將軍南衙執政尅期以今日誅兄弟復李氏社稷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兄弟悖亂誠合誅夷如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請爲後圖同皎諷諭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見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兒既誅可還東宮桓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往者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太子年長久居東宮將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兄弟立太子兵不血刃而清內難則天意人事歸乎李氏久矣今聖躬不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千明辟以順億兆神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立愛子萬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臥不語見李湛曰汝是誅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義府之子也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失色莫敢對張說進曰此有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覦路絕災難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進曰如說所言睿宗大悅卽日詔皇太子監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於光範門內乘步輦俟執政以諷之衆皆恐懼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於天下眞社稷主安敢妄有異議遂與姚

崇奏公主就東都出寧王已下爲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無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見卿勿言餘並依卿所奏公主聞之大怒玄宗懼乃奏崇璟離間骨肉請加罪黜悉停寧王已下外授崇貶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蘇頲神龍中給事中拜修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爲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嶠所不及也後爲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父子前後皆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獻可替否□□臣節頲過其父也後罷政事拜禮部尚書而薨及葬日玄宗遊成宜宮將舉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初姚崇引璟爲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執性不同同歸于道叶心翼贊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爲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爲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玄宗不納俄校獵于渭濱密召會于行所玄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爲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悅與之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懽甚樂則割鮮閑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亹亹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

崇崇罷冗職修舊章內外有敍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張說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迄爲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思精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所長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贊明陰陽律曆以敬授人時封太山祠睢上舉闕禮謁五陵開集賢置學士功業恢博無以加矣尚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及薨玄宗爲之罷元會制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釐既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垂翰藻於當年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說星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冲粹妙有釋其至寶挹而莫測仰之彌高釋義探繫表之微英詞鼓天下之動昔傳風諷綢繆歲華含春谷之聲和而必應蘊泉源之智啓而斯沃授命與國則天衢以通濟同以和則朝政惟允司鈞總六官之紀端揆爲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吁嗟不憖既喪斯文宣室餘談洽若在耳玉殿遺草宛然留迹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用當宁撫几臨樂撤懸罷稱觴之儀遵往邂之禮可贈太師賻物五百段禮有加等儒者榮之

開元中陸堅爲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擬過爲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翫

聲色聖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卽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爲未達也玄宗後聞其言堅之恩眄從此而減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勑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旣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觀象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明陳有德教周則獸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翰捧轂者哉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就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曰祿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誤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武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齡之先覺詔曰正大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則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於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蓍龜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贈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規諫第二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有人言尚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疋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使受陷其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

太宗嘗罷朝自言殺卻此田舍漢文德皇后問誰觸忤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庭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皇后退朝服立於庭太宗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宮焉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

張玄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玄素曰臣觀自古已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繆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愼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憩澤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卽令按驗澤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

人皇后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倣闕庭法式朝覲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谷那律貞觀中爲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爲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不漏也意不爲畋獵高宗深賞焉賜那律絹帛二百疋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爲侍中玄宗初卽位獵于渭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來未及翾飛豈暇翔蜚熊從渭水瑞翟相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億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邕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庚申今爲史虞箴遂孔彰手詔褒美賜物五十段後兼知吏部尙書典選事深爲稱職所薦用人遂咸至大官

大唐新語卷之二

極諫第三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三事諫其一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獻鷂鷂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賚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所少豈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諸王左右羣寮不可不擇願陛下納選賢才以爲僚友則克崇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悅賜帛百疋遂拜爲侍書御史

高祖卽位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參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代不改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乃解朝衣露體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生法服而爲伶人衣也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授安馬鉤爲開府有國家者俱爲殷鑒今天下新定開太平之運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固非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高祖竟不能從

蘇長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長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有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之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繡蔽風霜當此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弘益

張玄素爲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極諫其略曰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陛下今時功力何異昔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田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討玄素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勑高門大殿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天下稱爲至德今若不遵舊制卽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取舍頓異何以昭示萬姓光

敷四海。太宗曰。善。賜采三百疋。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廻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馬周。太宗將幸九成宮。上疏諫曰。伏見明勑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二百餘里。鑾輿動輒俄經旬日。非可朝行暮至也。脫上皇情或思感。欲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意只爲避暑。則上皇尙留熱處。而陛下自遂涼處。溫凊之道。臣切不安。文多不載。太宗稱善。

皇甫德參上書曰。陛下修洛陽宮。是勞人也。收地租。是厚斂也。俗尙高髻。是宮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賈誼當漢文之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三。可爲長歎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非激切。則不能服人主之心。激切卽似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之。否則於後誰敢言者。乃賜絹二十疋。命歸。

徐充容。太宗造玉華宮於宜君縣。諫曰。妾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切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無功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豈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作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則人肯悅矣。詞多不盡載。充容名惠。孝德之女。堅之姑也。文彩綺麗。有若生知。太宗崩。哀慕而卒。時人傷異之。

房玄齡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謂玄齡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等謝。既任大臣。卽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爲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爲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臣實不喻。太宗深納之。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爲非便。高宗聞之。召五品已上謂曰。帝五載一巡狩。羣后肆朝。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如聞中外咸謂非宜。宰臣已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巡幸涼州。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既見明勅施行。所以不敢陳黷。奉勅顧問。敢不盡言。伏以高黎雖平。扶餘尙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寡少。供待車駕。備擬稍難。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卽還。遂下詔停西幸。擢公敏爲黃門侍郎。

袁利貞爲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拜設九部樂。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樂從東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私。高宗卽令移於麟德殿。至會日。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傳忠鯁。

能獻直言。不加厚賜。何以獎勸。賜綵百疋。遷祠部員外。

李君球高宗將伐高黎。上疏諫曰。心之痛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重行之也。畏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且高黎小醜。潛藏山海。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弃其地不足以損天威。文多不載。疏奏不報。

中書令郝處俊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召宰臣議之。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譴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於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惟陛下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象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爲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眞出入宮掖。爲則天行厭勝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儀廢之。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卽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遽訴。詔草猶在。高宗恐其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幷賜太子忠死。自是政歸武后。天子拱手

而已。竟移龜鼎焉。

周興、來俊臣。羅織衣冠。朝野懼慴。御史大夫李嗣眞上疏諫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疏楚之君臣。乃用黃金七十斤。行反間之術。項羽果疑臣下。陳平之計遂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如當有凶慝焉知不先謀疏陛下君臣。後除國家良善。臣恐有社稷之禍。伏乞陛下廻思遷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臣得歿爲忠鬼。孰與存爲諂人。如羅織之徒。卽是疏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遂爲俊臣所搆。放于嶺表。俊臣死。徵還。途次桂陽而終。贈濟州刺史。中宗朝追復本官。

宗楚客兄秦客。潛勸則天革命。累遷內史。後以贓罪流于嶺南而死。楚客無他材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爲中書舍人。時西突厥阿史那忠節不和。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納忠節厚賂。請發兵以討西突厥。不納元振之奏。突厥大怒。舉兵入寇。甚爲邊患。監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捨。謹按宗楚客紀處訥等。口性唯險詖。志越谿壑。幸以遭遇聖主。累忝殊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刻意砥操。憂國如家。徼效涓塵。以裨川岳。遂乃專作威福。敢樹朋黨。有無君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獫狁。納賄易貲。公引頑凶。受賂無限。醜聞充斥。穢蹟昭彰。且境外交通。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贓私。取怨外國。論之者取禍以結舌。語之者避罪而鉗口。晉卿昔居榮職。素闕忠誠。屢以嚴刑。皆由黷貨。今又叨忝頻沐殊恩。厚祿重

權。當朝莫比。曾無悛改。乃狗賊私。此而容之。孰云其可。臣謬忝公直。義在觸邪。請除巨蠹。以答天造。中宗不從。遽令與琬和解。俄而韋氏敗。楚客等咸誅。

蘇安恆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樂二年。上疏諫請復于明辟。其詞曰。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偸生。故君道不明。忠臣之過。臣道不軌。烈士之罪。今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之恩。蔽太子之元良。據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詰命以謁大帝墳陵。疏奏。不納。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搆。安恆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將殺之。賴朱敬則桓範等保護獲免。後坐節愍太子事。下獄死。睿宗即位。下詔曰。蘇安恆文學立身。鯁直成操。往年陳疏。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權。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于懷。可贈諫議大夫。

張柬之既遷。則天于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湜奏曰。方今國命初復。正當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制命既行。陰霾四除。萬里澄廓。咸以爲天人之應。

武三思得幸於中宗。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上書告其事。中宗惑之。命斬月將。黃門侍郎宋璟執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側門。迎謂璟曰。朕以爲已斬矣。何以緩之。命促斬。璟曰。人言宮中私於三思。陛下竟不問而斬。臣恐有竊議國。故請按而後刑。中宗大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然。終

不奉詔乃流月將于嶺南尋使人殺之

柳渾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奏斜封官復舊職上疏諫曰藥不毒不可以觸疾詞不切不可以裨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積危殆之本陛下卽位之初納姚宋之計咸黜斜封近日又命斜封是斜封之人不忍弃也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弃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褒贈李多祚鄭克義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爲正者銜冤附僞者得志將何以止奸邪將何以懲風俗耶睿宗遂從之因而擢渾拜監察御史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鴈鵲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九鳳時忙三農並作田夫擗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于京師力倦擔負食之以魚肉問之以稻糧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陛下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則鴈鵲鸂鶒之類曷足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又何求哉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將鳥稍多卿具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轄之重以處方面之權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過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喜慰今賜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安祿山天寶末請以蕃將三十人代漢將玄宗宣付中書令卽日進呈韋見素謂楊國忠曰安祿山有不臣之心暴於天下今又以蕃將代漢其反明矣遽請對玄宗曰卿有祿山之意耶見素趨下殿涕泗且陳祿山反狀詔令復位因以祿山表留上前而出俄又宣詔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爲圖矣見素自此後每對見每言其事曰臣有一策可銷其釁請以平章事追之玄宗許爲草詔訖中留之遣中使輔琦琳送廿子且觀其變琦琳受賂而還因言無反狀玄宗謂宰臣曰必無二心詔本朕已焚矣後琦琳納賂事洩因祭龍堂託事撲殺之十四年遣中使馬承威賫璽書召祿山曰朕與卿修得一湯故召卿至十月朕待卿于華清宮承威復命泣曰臣幾不得生還祿山見臣宣進旨踞床不起但云聖體安穩否遽令送臣於別館數日然後免難至十月九日反於范陽以誅國忠爲名蕩覆二京竊弄神器迄今五十餘年而兵未戢易曰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向使師尹竭股肱之力武夫效腹心之誠則猪突豨勇亦何能至失於中策寧在人謀痛哉

剛正第四

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約爲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守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然不能碌碌爲保妻子也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仁約歷階而進曰臣與仁

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仁約在憲司。於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答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後爲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亦欲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庭肅然。

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托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鞫之。義府懼謀洩。斃正義於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奸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陵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焉。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曰。臣聞春鸎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士有賤而言忠者。乃庭劾義府曰。臣聞誣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職。不盡忠竭節。對揚王休。築蹇勵駑。祗奉皇眷。而乃馮附城社。蔽虧日月。託公行私。交游羣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地之威。方斯更烈。此而可恕。孰不可容。方當金風屆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

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秩滿。于昌樂聚徒教授。母亡。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撰筆海十卷。門人何彥先員半千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

李昭德則天朝諛佞者必見擢用。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洛水中石。豈盡反耶。左右皆失笑。昭德建立東都羅城及尚書省洛水中橋。人不知其役。而功成就。除數凶人。大獄遂罷。以正直庭諍。爲皇甫文所搆。與來俊臣同日弃市。國人懽慼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張。反爲所搆。云結少年爲耐久朋。則天大怒。下獄勘之。易之引張說爲證。召大臣令元忠與易之說等定是非。說佯氣逼不應。元忠懼。謂說曰。張說與易之共羅織魏元忠耶。說叱曰。魏元忠爲宰相。而有委巷小兒羅織之言。豈大臣所謂。則天又令說言元忠不軌狀。說曰。臣不聞也。易之遽曰。張說與元忠同逆。則天問其故。易之曰。說往時謂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之位。此其狀也。說奏曰。易之昌宗大無知。所言伊周。徒聞其語耳。詎知伊周爲臣之本末。元忠初加拜命。授紫綬。臣以郎官拜賀。元忠曰。無尺寸功。而居重任。不勝畏懼。臣曰。公當伊周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歷代書爲忠臣。陛下不遣臣學伊周。使臣將何所學。說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託爲黨。然附易之。有台輔之望。附元忠。有族滅之勢。臣不敢面欺。亦懼元忠冤魂耳。遂焚香爲誓。元忠免死。流放嶺南。

張易之昌宗方貴寵用事。潛相者言其當王。險薄者多附會之。長安末。右衞西街有牓云。易之兄弟長孫汲裴安立等謀反。宋璟時爲御史中丞。奏請窮理其狀。則天曰。易之已有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且謀反大逆。法無容免。請勒就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言發禍從。卽入鼎鑊。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遽宣勑命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左拾遺李邕歷階而進曰。宋璟所奏。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則天意若解。乃傳命令易之就臺推問。斯須特勑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璟辭謝。拒而不見。令使者謂之曰。公事當公言之。私見卽法有私也。璟謂左右。恨不先打竪子腦破。而令混亂國經。吾負此恨。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爲五郎六郎。璟獨以官呼之。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喚五郎爲卿。璟曰。鄭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當卿號。若以親故當爲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家僮。號五郎六郎何也。杲大慙而退。

宋璟則天朝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勑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且仲翔所犯贓汚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勑臣恐非陛下之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喜召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

示禮數不以禮遣璟璟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今隴蜀無變不測聖意令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庭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不果伺璟家有婚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璟乘事舍于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薛懷義承寵遇則天俾之改姓云是駙馬薛紹再從叔或俗人號爲薛師猖狂恃勢多度膂力者爲僧潛圖不軌殿中侍御史周矩奏請按之則天曰不可矩固請則天曰卿去矣朕郎遣來矩至臺薛師亦至踏堵下馬但坦腹於床將按之薛師躍馬而去遽以聞則天則天曰此道人患風不須苦問所度僧任卿窮按其事諸僧流遠惡州矩後竟爲薛師之所搆下獄死

則天朝契丹寇河北武懿宗將兵討之畏懦不進比賊退散後乃奏滄瀛等州詿誤者數百家左拾遺王永禮廷折之曰素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固逗賊畏懼苟從之以求生豈其素有背叛之心耶懿宗擁兵數萬聞賊輒退走失城邑罪當誅戮今乃移禍草澤詿誤之人以自解豈爲臣之道請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懿宗惶懼諸詿誤者悉免

中宗朝鄭普思承恩寵而潛圖不軌蘇瓌奏請按之以司直范獻忠爲判官瓌奏收普思普思妻得幸於韋庶人持勑於御前對中宗屢抑瓌而理普思應對頗不中獻忠歷階而進曰臣請先斬蘇瓌中宗問其故對曰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先斬逆賊而後聞今使其眩惑天聽搖動刑柄而普思反

狀昭露陛下爲其申理此其反者不死今聖躬萬福豈有天耶臣請死終不能事普思獄乃定朝廷咸壯之

中宗反正纔月餘而武三思居中用事皇后韋氏頗干朝政如則天故事桓彥範奏曰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參聞政事愚臣歷選列辟詳求□□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事者無不破國亡家□傾朝繼路以陰干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書稱牝鷄之晨唯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干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以蒼生爲念不宜令皇后往正殿干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敍鼎命惟新矣疏奏不納又有故僧惠範山人鄭普思葉靜能等並挾左道出入宮禁彥範等切諫並不從後彥範等反及禍

桓彥範等既匡復帝室勳烈冠古武三思害其公忠將誣以不軌誅之大理丞李朝隱請問明狀卿裴談附會三思異朝隱判竟坐誅譚遷刑部尚書侍御史李祥彈之曰異李朝隱一判破桓敬等五家附會三思狀驗斯在天下聞者莫不寒心刑部尚書從此而得略無廻避朝庭壯之祥解褐監亭尉因校考爲錄事參軍所擠排祥趨入謂刺史曰錄事恃糺曹之權祥當要居之地爲其妄褻貶耳使祥秉筆頗亦有詞刺史曰公試論錄事狀遂援筆曰怯斷大案好勾小稽隱自不清疑他總濁階前兩競鬬困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爲譚笑之最矣

宗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恃權勢。朝野岳牧除拜。多出其門。百寮惕懼。莫敢言者。監察御史崔琬不平之。乃具法冠陳其罪狀。請收案問。中宗不許。明日又進密狀。乃降勅曰。卿列霜簡。忠在觸邪。遂能不便權豪。便有彈射。眷言稱職。深領乃誠。然楚客等大臣。須存禮度。朕識卿姓名。知卿鯁直。但守至公。勿有迴避。自此朝廷相謂曰。仁者必有勇。其崔公之謂歟。累遷刑部郎中。琬兄璆以孝友稱。歷刑部員外

揚州司馬。丁母憂。晝夜哀號。水漿不入於口。不勝喪而卒。

陸大同爲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温等侵百姓田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吏懼勢。謀出大同。會將有事南郊。時已十月。長吏乃舉牒令大同巡縣勸田疇。冀他判司搖動其按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吏益不悅。乃奏大同爲河東令。尋復爲雍州司倉長吏。新興王晉附會太平公主。故多阿黨。大同終不從。因謂大同曰。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爲不別求好官。大同曰。某無身材。但守公直。素無廊廟之望。唯以雍州判佐爲好官。晉不能屈。大同閤門雍睦。四從同居。法言卽大同伯祖也。

李令質爲萬年令。有富人同行。盜繫而按之。駙馬韋擢策馬入縣救盜者。令質不從。擢乃譖之於中宗。中宗怒。臨軒召見。舉朝爲之恐懼。令質奏曰。臣必以韋擢與盜非親非故。故當以貨求耳。臣豈不懼擢之勢。但申陛下法。死無所恨。中宗怒解。乃釋之。朝列賀之曰。設以獲譴流於嶺南。亦爲幸也。

大唐新語卷之三

公直第五

唐方慶武德中爲察非掾太宗深器重之引與六月同事方慶辭曰臣母老請歸養太宗不之逼貞觀中以爲冀城令孫襲秀神龍初爲監察御史時武三思誣桓敬等反又稱襲秀與敬等有謀至是爲侍御史冉祖雍所按辭理竟不屈或報祖雍云適有南使至云桓敬已死襲秀聞之泫然流涕祖雍曰桓彥範負國刑憲今已死矣祖雍按足下事意未測聞其死乃對雍流涕何也襲秀曰桓彥範自負刑憲然與襲秀有舊聞其死豈不傷耶祖雍曰足下下獄閒諸弟俱縱酒而無憂色何也襲秀曰襲秀何負於國家但於桓彥範有舊耳公若盡殺諸弟不知矣如獨殺襲秀恐明公不得高枕而臥祖雍色動握其手曰請無慮當活公乃善爲之辭得不坐

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王世充僭號署爲散騎侍郎王令子師之將行束修之理德明服巴豆散臥東壁下充之子入跪床下德明佯紿之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成皐及入朝太宗引爲文館學士使閻立本寫眞形褚亮爲之讚曰經術爲貴玄風可師勵學非遠通儒在茲終於國子博士

李密既降徐勣尚守黎陽倉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于唐我士衆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獻之

卽是自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以啓魏公。聽公自獻。則魏公之功也。及使至。高祖聞其表甚恠之。使者具以聞。高祖大悅曰。徐勣盛德推功。眞忠臣也。卽授黎州總管。賜姓李氏。

貞觀□中。太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記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檢戒。庶乎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劉洎進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太宗謂侍臣曰。朕戲作豔詩。虞世南便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太宗曰。卿懇誠若此。朕用嘉之。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乃賜絹五十疋。先是梁簡文帝爲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永興之諫。頗因故事。

竇靜爲司農卿。趙元楷爲少卿。靜頗方直。甚不悅元楷之爲官屬。大會。謂元楷曰。如隋煬帝意在奢侈。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今聖上躬履節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公哉。元楷赧然而退。初太宗旣平突厥。徙其部衆於河南。靜上疏極諫。以爲不便。又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餉。皆有弘益。

文德皇后崩。未除喪。許敬宗以言笑獲譴。及太宗梓宮在前殿。又垂臂過侍御史閻玄玉彈之曰。敬宗往居先后喪。已坐言笑黜。今對大行梓宮。又垂臂無禮。敬宗懼獲罪。高宗寢其奏。事雖不行。時人重其剛

正。

張仁軌爲左僕射。暮年頗以言詞取悅訴者。戶部員外魏克己斷案多爲仁軌所異。同克己執之曰。異方之樂。不入人心。秋蟬之聲。徒聒人耳。仁軌怒焉。罵之曰。癡漢。克己俄遷吏部侍郎。

則天朝。豆盧欽望爲丞相。請輟京官九品已上兩月日俸。以贍軍轉。帖百司令拜表。羣臣俱赴拜表。而不知事由。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羣官見帖。卽赴。竟不知拜何所由。既以輟俸供軍。而明公祿厚俸優。輟之可也。卑官貧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豈國之柄耶。欽望形色而拒之。表既奏。求禮歷階進曰。陛下富有四海。足以儲軍國之用。何籍貧官九品之俸。而欽望欺奪之。臣竊不取。納言姚璹前進曰。秦漢皆有稅算。以贍軍。求禮不識大體。妄有爭議。求禮曰。秦皇漢武稅天下。使空虛以事邊。奈何使聖朝倣習之。姚璹言臣不識大體。不知璹言是大體耶。遂寢。

魏元忠男昇娶滎陽鄭遠女。昇與節愍大子謀誅武三思。廢韋庶人。不克。爲亂兵所害。元忠坐繫獄。遠以此乃就元忠求離書。今日得離書。明日改醮。殿中侍御史麻察不平之。草狀彈曰。鄭遠納錢五百萬。將女易官。先朝以元忠舊臣。操履堅正。豈獨尙茲賢行。實欲榮其姻戚。遂起復授遠河內縣令。遠子良解褐洛州參軍。既連婚國相。父子崇赫。迨元忠下獄。遂誘和離。今日得書。明日改醮。且元忠官歷三朝。榮濟十等。雖金精屢鑠。而玉色常溫。遠胄雖參華。身實凡品。若言齊鄭非偶。不合結縭。既冰玉交歡。理資

同穴。而下山之失未遠。御輪之聳已周。無聞寄死託孤。見危授命。斯所謂滓穢流品。點辱衣冠。而乃延首靦顏。重塵清鑒。九流選敍。須有淄澠。四裔遐陬。宜從擯斥。雖渥恩周洽。刑罰免加。而名教所先。理資懲革。請裁以憲綱。禁錮終身。遠從此廢弃。朝野咸賞察之公直。

來俊臣弃故妻。奏娶太原王慶詵女。侯思正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勑正事商量。內史李昭德撫掌謂諸宰曰。大可笑。大可笑。諸宰問故。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太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乃復辱國耶。遂寢。思正竟爲昭德所緝。榜殺之。

長安末。諸酷吏並誅死。則天悔於枉濫。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推勘。遞相牽引。咸自爲伏。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濫者。更使近臣就獄推問。得報皆自承引。朕不以爲疑。卽可其奏。自周興俊臣死。更不聞有反逆者。然已前就戮者。豈不有冤濫耶。夏官侍郎姚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枉酷自誣而死。告事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滅凶豎。朝庭宴安。今日已後。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吏無反逆者。則天大悅曰。已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乃賜銀一千兩。

景龍中。中宗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幷唱廻波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舞歌曰。廻

波詞。持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於是宴罷。

安樂公主恃寵奏請昆明池以爲湯沐。中宗曰。自前代已來。不以與人。不可。安樂於是大役人夫。掘其側爲池。名曰定昆池。池成。中宗韋庶人皆往宴焉。令公卿已下咸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後睿宗登位。謂日知曰。朕當時亦不敢言。非如忠正。何能如此。俄拜侍中。

景龍末。朝綱失紀。風教既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許獻食。號爲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食。後因侍讌。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憙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衞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耳。晉卿無以對。

中宗暴崩。祕不發喪。韋庶人親總庶政。召宰相韋巨源等一十一人入禁中會議。遺詔令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授相王太尉參謀輔政。宗楚客謂韋溫曰。今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太后於諸王居嫂叔之地。難爲儀注。是詔理全不可。蘇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溫等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語。乃宣行之。

玄宗命宋璟製諸王及公主邑號。續遣中使宣詔。令更作一佳號。璟奏曰。七子均養。鳴鳩之德。至錫名號。不宜有殊。今奉此旨。恐母寵子異。非正家國之大訓。王化之所宜。不敢奉詔。玄宗從之。

蘇瓌開元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蝕之。玄宗素服候變。撤樂減膳。省囚徒。多所原放。水旱州皆定賑恤。不

急之務。一切停罷。瓌與宋璟諫曰。陛下頻降德音。勤卹人隱。令徒已下刑盡責保放。惟流死等色則情不可寬。此古人所以愼赦也。恐言事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云分野應災祥。冀合上旨。臣以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女謁不行。讒夫漸遠。此所謂修德。囹圄不擾。甲兵不黷。理官不以深苛。軍將不以輕進。此所謂修刑也。若陛下常以此留念。縱日月盈虧。將因此而致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要以至誠動天。不在制書頻下。玄宗深納之。

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擢。又降崔詵。銑先卒。及公主薨。同皎子繇爲駙馬。奏請與其父合葬。勑旨許之。給事中夏侯銛駁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殁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卻祔舊姻。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詵必訴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銛謬膺駁正。敢廢司存。請傍移禮官。以求指定。朝庭咸壯之。

玄宗將封禪泰山。張說自定升山之官。多引兩省工錄及己之親戚。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爲次。若顚倒衣裳。則譏議起矣。今登封霈澤。十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肖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果爲干文融所劾。

李輔國扈從肅宗。栖止帷幄。宣傳詔命。自靈武列行軍司馬。中外樞要。一以委之。及克京城。後於銀臺門

決事凡追捕先行後聞權傾朝野道路側目又求宰相蕭宗謂之曰卿勳業則可公卿大臣不欲如之何又諷裴冕等速表薦己蕭宗患之乃謂蕭華曰輔國求爲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卿與裴冕虽爲之所華出問冕冕曰初無此事臂可截也而表不爲也復命奏之上大悅

清廉第六

李襲譽江淮俗尚商賈不事農業及譽爲揚州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灌溉田八百餘頃襲譽性嚴整在職莊肅素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一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樹事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可以求官吾歿之後爾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論尤善之

鄭善果父誠周爲大將軍討尉遲迥遇害善果性至孝篤愼大業中爲魯郡太守母崔氏甚賢明曉正道嘗於閨中聽善果決斷閒剖析合理悅若處事不允則不與之言善果伏床前終日不敢食母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耶汝先君清恪以身殉國吾亦望汝及此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今至方伯豈汝自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君乎善果由是勵己清廉所莅咸有政績煬帝以其儉素考爲天下第一賞物千段黃金百兩入朝拜庶子數進忠言多所匡諫遷工部尚書正身奉法甚著勞績

馮立有武藝略涉書記事隱太子太子誅左右悉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逃其難乃率兵犯玄武門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徵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而遁俄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間搆阻我骨肉復出兵來戰殺我將士汝罪大也何以逃死對曰屈身事王期於効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歔欷悲不自勝太宗宥之立謂其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終當以死奉答俄而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深嘉歎之出牧南海前後牧守率多貪冒蠻夷患之數爲叛逆立不營生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爲食畢飲而去

裴炎有雅望於朝庭高宗臨崩與舅王德眞俱受遺詔輔少主則天既臨朝廢中宗爲廬陵王將行革命之事徐敬業舉兵於揚州時炎爲內史示閑暇不急討則天潛察之下炎詔獄鳳閣侍郎胡元範劉齊賢等庭爭以炎忠鯁無反狀則天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範賢曰若裴炎反臣等亦反則天曰朕知裴炎反知卿不反炎既誅範賢亦被廢黜炎將刑顧謂兄弟曰可憐官職並自得之炎無分毫遺今坐炎流竄矣炎雖官達而甚清貧收其家略無積聚時人傷焉

楊嶠爲祭酒謂人曰吾雖三品非不榮貴意常不逾曉昔一尉也時議重之嶠祖父休之事北齊執政將封爲王以寵之休之固辭而謂人曰我非奴非僚何事封王耶

李日知爲侍中頻乞骸骨詔許之初日知將欲陳請不與妻謀及還飾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室屢空

子弟名宦未立。何爲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也。

李懷遠久居榮位。而好尚清簡。宅舍屋宇。無所增改。嘗乘款段豆盧欽望謂之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乘之。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歎伏。

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自管城尉丁艱。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疇舊。餉一鏡焉。謙集縣吏遍示之。咸曰。維揚之美者甚嘉也。謙謂縣吏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有舊。雖親故不坐著之。章程吾効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官至駕部郎中。

盧懷慎。其先范陽人。祖父掞爲靈昌令。因家焉。懷慎少清儉廉約。不營家業。累居右職。及秉鈞衡。器用服飾無金玉文繡之麗。所得俸祿。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不免匱乏。及薨。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成。玄宗幸東都。下詔曰。故檢校黃門監盧懷慎。衣冠重器。廊廟周材。訏謨當三傑之一。學行總四科之二。等平津之輔漢。同季文之相魯。節隣於古。儉實可師。雖清白瑩然。籲金非寶。然妻孥貧窶。儈石屢空。言念平昔。彌深軫悼。宜恤凌統之孤。用旌晏嬰之德。宜賜物一百段。米粟二百石。明年車駕還京師。望見懷慎別業。方營大祥。齊憫其貧乏。卽賜絹五百疋。制蘇頲爲之碑。仍御書焉。子孫歷任以清白聞。爲陝郡太守。開元二十四年。玄宗還京師。次陝城。頓。賞其政能。題贊於其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入

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爲國之寶。不墜家風。天寶初、爲晉陵太守。嶺南利兼山海。前後牧守贓汚者多。乃以參爲嶺南太守。貪吏斂跡。人庶愛之。

大唐新語卷之四

持法第七

戴胄有幹局。明法令。仕隋門下省錄事。太宗以爲秦府掾。常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縣。當須妙選。正人用心。存法無過。如戴胄者。乃以爲大理少卿。杜如晦臨終。委胄以選舉。及在銓衡。抑文雅而獎法吏。不適輪轅之用。時議非之。太宗嘗言戴胄於朕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勵行。情深體國。所延官爵以酬勞耳。其見重如此。

唐臨爲大理卿。初莅職。斷一死囚。先時坐死者十餘人。皆他官所斷。會太宗幸寺。親錄囚徒。他官所斷死囚。稱冤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太宗怪之。問其故。囚對曰。唐卿斷臣。必無枉濫。所以絕意。太宗歎息久之。曰。爲獄固當若是。囚遂見原。卽日拜御史大夫。太宗親爲之考詞曰。形若死灰。心如鐵石。初臨爲殿中侍御史。正班大夫韋挺責以朝列不肅。臨曰。此將爲小事。不以介意。請俟後命。翌日。挺離班與江夏王道宗語。趨進曰。王亂班。將彈之。道宗曰。共公卿大夫語。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而退。同列莫不悚動。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

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無辜。失出則獲戾。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也。太宗深納其言。

張玄素爲侍御史。彈樂蟠令叱奴隰盜官糧。太宗大怒。特令處斬。中書舍人張文瓘執據律不當死。太宗曰。倉糧事重。不斬恐犯者衆。魏徵進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且復有重於此者。何以加之。隰遂免死。

李勣征高黎。將引其子聲杜懷恭行以求勳効。懷恭性滑稽。勣甚重之。懷恭初辭以貧。勣贍給之。又辭以無奴馬。又給之。既而辭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乃公將我作法則耳。固不行。勣聞。泫然流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遂不之逼。時議曰。英公持法者。杜之懷慮深矣。

明崇儼爲正諫大夫。以奇術承恩。夜遇刺客。勑三司推鞫其妄。承引連坐者衆。高宗怒。促法司行刑。刑部郎中趙仁恭奏曰。此輩必死之囚。願假數日之命。高宗曰。卿以爲枉也。仁恭曰。臣識慮淺短。非的以爲枉。恐萬一非實。則怨氣生焉。緩之旬餘。果獲賊。高宗善之。遷刑部侍郎。

權善才。高宗朝爲將軍中郎將。范懷義宿衛昭陵。有飛騎犯法。善才繩之。飛騎因番請見。先涕泣不自勝。言善才等伐陵柏。大不敬。高宗悲泣不自勝。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斷善才罪止免官。高宗大怒。命促刑。仁傑曰。法是陛下法。臣僅守之。奈何以數株小柏而殺大臣。請不奉詔。高宗涕泣曰。善才斫我父陵

上柏我爲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終須死仁傑固諫侍中張文瓘以笏揮令出仁傑乃引張釋之高廟辛毗牽裾之例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以爲不難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不難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陛下不納臣言臣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高宗曰善才情不可容法雖不死朕之恨深矣須法外殺之仁傑曰陛下作法縣諸象魏徒流及死具有等差豈有罪非極刑特令賜死法既無恆萬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今日爲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命編入史又曰仁傑爲善才正朕豈不能爲朕正天下耶授侍御史後因諫事高宗笑曰卿得權善才便也時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懼之仁傑按之請付法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雖國之英秀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不欲推問請曲赦之棄臣於無人之境以爲忠貞將來之戒高宗乃許之由是朝廷肅然

李日知爲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異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遣府吏謂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則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輒羅告其主以求官賞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氏爲其奴所告夜醮勅御史薛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呪詛草狀以聞先於玉堦涕泣不自勝曰龐氏事狀臣子所不忍言則天納之遷季旭給事中龐弃市將就刑龐男希琡訴寃於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覽狀曰正當枉狀停決以聞三司對

按季旭益周密其狀秋官及司刑兩曹既宣覆而自懼衆迫有功有功不獲申遂處絞死則天召見迎謂之曰卿比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則天默然久之曰去矣勑減死放于嶺南月餘復授侍御史有功俯伏流涕固不奉制則天固授之有功曰臣聞鹿走於山林而命懸於庖者何勢使然也陛下以法官用臣臣以從寬行法必坐而死矣則天既深器重竟授之遷司刑少卿時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數千百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勝紀時人方之于定國中宗朝追贈越州都督優賜其家幷授一品官開元初竇希瑊外戚榮貴奏請廻己之官以酬其子

太宗時刑部奏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給事中崔仁師駁之曰自羲農以降或設獄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爲稱首及其叔世亂獄滋繁周之季年不勝其弊刑書原於子產峭深起於安于秦嚴其法以至於滅又曰且父子天屬昆弟同氣誅其父子或累其心如此不顧何愛兄弟文多不盡載朝廷從之

則天朝恆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衆僧嫉之乃密畫女人居高樓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子詣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按便行誅決懷古窮其根本釋淨滿而坐告者以聞則天驚怒色動聲戰責懷古寬縱懷古執之不屈李昭德進曰懷古推事踈略請令重推懷古厲而言曰陛下

法無親踈當與天下執一奈何使臣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寬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冤濫雖死不恨也則天意解乃釋懷古後副閻知微和親于突厥突厥立知微爲南面可汗而入寇趙定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告天願投死南土倦而寢夢一僧狀如淨滿者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從之果獲全時人以爲忠恕之報

魏元忠張說爲二張所搆流放嶺南夏官侍郎崔貞愼將軍獨孤禕之郎中皇甫伯瓊等八人並追送于郊外易之乃假作告事人柴明狀稱貞愼等與元忠謀反則天命馬懷素按之曰此事並實可略問速以聞斯須中使催迫者數焉曰反狀皎然何費功夫遂至許時懷素奏請柴明對問則天曰我亦不知柴明處但據此狀何須柴明懷素執貞愼等無反狀則天怒曰爾寬縱反者耶懷素曰魏元忠以國相流放貞愼等以親故相送誠則可責若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明只如彭越以反伏誅欒布奏事屍下漢朝不坐況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者罪耶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足矣今付臣推勘臣但守法耳則天曰爾欲總不與罪耶懷素曰臣識見庸淺不見貞愼等罪則天意解曰卿守我法乃赦之時朱敬則知政事對朝堂執懷素手曰馬子馬子可愛可愛時人深賞之

則天朝或羅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勑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殺之投屍于洛水行岌按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勘當

汝無自悔。行岌曰。臣推事不弱。俊臣陛下委臣。必須狀實。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爲陛下試臣矣。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更不得實。我卽令俊臣推勘。汝自無悔也。行岌懼。逼宣家訪妾。宣再從弟思競乃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帛。募能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競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疋。雇刺客殺此告者。而侵晨微服俟於臺側。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爲宣家所信。委之如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側門入。以通于告者。遽密稱云。崔家雇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競素重館客。館客不之疑。密隨之。行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宣破家。必引汝同謀。汝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遣汝五百縑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競於告者之黨。搜獲其妾。宣乃得免。

朱履霜好學明法理。則天朝。長安市屢非時殺人。履霜因入市。聞其稱冤聲。乘醉入兵圍中。大爲刑官所責。履霜曰。刑人於市。與衆共之。履霜亦明法者。不知其所犯。請詳其按此據令式也。何見責之甚。刑官唯諾。以按示之。時履霜詳其案。遂拔其二。斯須監刑御史至。訶責履霜。履霜容止自若。剖析分明。御史意少解。履霜曰。准令當刑。能申理者加階。而編入史。乃侍御史之美也。御史以聞。兩囚竟免。由是名動京師。他日當刑之家。或可分議者。必求履霜詳案。履霜懼不行。死家訴於主司。往往召履霜詳究。多所

全濟補山陰尉巡察使必委以推案故人或遺以數兩黃連固辭不受曰不辭受此歸恐母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後爲姑蔑令威化行于浙西著憲問五卷撮刑獄之機要

僧惠範恃權勢逼奪生人妻州縣不能理其夫詣臺訴寃中丞薛登侍御史慕容珣將奏之臺中懼其不捷請寢其議登曰憲司理寃滯何所廻避朝彈暮黜亦可矣登坐此出爲岐州刺史時議曰仁者必有勇其薛公之謂歟

李承嘉爲御史大夫謂諸御史曰公等奏事須報承嘉知不然無妄聞也諸御史悉不稟之承嘉厲而復言監察蕭至忠徐進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權豈有奏事先咨大夫臺無此例設彈中丞大夫豈得奉諮耶承嘉無以對

延和中沂州人有反者詿誤坐者四百餘人將隸于司農未卽路繫州獄大理評事敬昭道援赦文刊而免之時宰相切責大理奈何免反者家口大理及正等失色引昭道以見執政執政怒而責之昭道曰赦云見禁囚徒沂州反者家口並繫在州獄此卽見禁也反覆詰對至于五六執政無以奪之詿誤者悉免昭道遷監察御史先是夔州征人舒萬福等十人次于巴陽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萬春驛方睡見此十人祈哀纔寐覺至于再三乃召驛吏問之驛人對如夢昭道卽募善游者出其屍具酒殽以酹之觀者莫不欷歔乃移牒近縣備槥櫝歸之故鄉征人聞者無不感激

睿宗朝雍令劉少徵憑恃岑義親姻頗黷于貨殿中侍御史辛替否按之義囑替否以寬其罪替否謂同列曰少徵恃勢貪暴吾忝憲司奈何懼勢寬縱罪人以侮王法少徵竟處死

開元中申王撝奏辰府錄事閻楚珪望授辰府參軍玄宗許之姚崇奏曰臣昔年奏旨王公駙馬所有奏語非降墨勅不可商量其楚珪官請停詔從之

肅宗初克復重將帥之臣而武人怙寵不遵法度將軍王去榮打殺本縣令據法處盡肅宗將宥之下百寮議韋陟議曰昔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出令殺人者生伏恐不可爲萬代之法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敍五品陟判之曰青氈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臥拜時人推其強直政能

武德中以景命惟新宗室猶少至三從弟姪皆封爲王及太宗卽位問羣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當今最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邘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居名器所以別親疎也太宗曰朕爲百姓理天下不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疎屬悉降爵爲公

狄仁傑因使岐州遇背軍士卒數百人夜縱剽掠晝潛山谷州縣擒捕繫獄者數十人仁傑曰此途窮者不輯之當爲患乃明牓要路許以陳首仍出繫獄者慶而給遣之高宗喜曰仁傑識國家大體乃頒示天下宥其同類潛竄畢首矣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界內先有棣河隋末填塞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至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騎駟美哉薛公德溥被大鼎又決長盧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

高宗朝司農寺欲以冬藏餘菜出賣與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之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況臨御萬乘而賣鬻蔬菜事遂不行

員半千本名餘慶與何彥光師事王義方義方甚重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改名半千義方卒半千彥光皆制師服上元初應六科舉授武陟尉時屬旱歉勸縣令開倉賑恤貧餒縣令不從俄縣令上府半千悉發倉粟以給百姓刺史鄭齊宗大怒因而按之將以上聞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爲河北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媿也遽令釋之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對曰臣觀載籍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州向背也人陣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則天利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者使三者去其何以戰高宗深嗟賞對策上第擢拜左衞渭上參軍仍充宣慰吐蕃使引辭則天曰久聞卿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且留待制也前後賜絹千餘疋累遷正諫大夫封平涼郡公開元初

卒.

鄭惟忠名行忠信.天下推重.自山陰尉應制.則天臨軒問何者爲忠.諸應制者對率不稱旨.惟忠曰.臣聞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則天幸長安.惟忠待制引見.則天曰.朕識卿前於東都.言忠臣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至今不忘.中宗朝.拜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首領家蓄兵器.惟忠議曰.夫爲政不可驟革其習俗.且蜀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撓耶.事遂不行.

司農卿姜師度.明於川途.善於溝洫.嘗於薊北約魏帝舊渠.傍海新創.號曰平虜渠.以避海難.饒運利焉.時太史令傅孝忠.明於玄象.京師爲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窺天.姜師度一心看地.言其思穿鑿之利也.則天將不利王室.越王貞於汝南舉兵.不克.士庶坐死者六百餘人.沒官人五千餘口.司刑使相次而至.逼促行刑.時狄仁傑檢校刺史.哀其詿誤.止司刑使停斬決.飛奏表曰.臣欲聞奏.似爲逆人論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意.奏成復毀.意不能定.此輩非其本心.願矜其詿誤.表奏.持勑配流豐州.諸次于寧州.寧州耆老郊迎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攜哭于碑側.齊三日而後行.諸囚至豐州.復立碑紀德.初張光輔以宰相討越王.既平之後.將士恃威.徵斂無度.仁傑率皆不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何徵發之不赴.仁傑汝南勃亂.一越王耶.仁傑曰.今一越王已死.而萬越王生.光輔質之.仁傑曰.明公親董戎旃.二十餘萬.所在劫奪.遠邇流離.創鉅之餘.肝腦塗地.此非一越王死而萬越王生耶.且脅從

之徒。勢不自固。所以先著綱理之也。自天兵暫臨。其棄城歸順者。不可勝計。繩墜四面成蹊。奈何縱求功之人。殺投降之士。但恐冤聲騰沸。上徹于天。將請尙方斷馬劍斬足下。當北面請命。死猶生也。遂爲光輔所譖。左授復州刺史。尋徵還。魏州刺史。威惠大行。百姓爲立生祠。遷內史。及薨。朝野悽慟。則天贈文昌左相。中宗朝。贈司空。睿宗朝。追封梁國公。哀榮備於三朝。代莫與爲比。

韋景駿爲肥鄉令。縣界漳水。連年泛濫。景駿審其地勢。增築隄防。遂無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大饑。景駿躬自巡撫。貧弱人吏立碑。以紀其德。肥鄉人有母子相告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幸在溫凊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淚下嗚咽。仍取孝經與之。令其習讀。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遷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餞。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歲。亦在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北去。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思。何慇懃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老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遺蹟。將謂古人不意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終於奉先令。子述開元天寶之際。爲工部侍郎。代吳兢修國史。

開元九年。左拾遺劉彤上表論鹽鐵曰。臣聞漢武帝爲政。廐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匱之甚。實百當今。然而財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澤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

專農二則饒富濟人盛事也臣實謂當今宜行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錢伐木爲室者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薄斂輕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益不足帝王之道不可謂然文多不盡載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也謂寡婦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人俟其後寡婦既出謂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冀其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傑乃杖殺道士及寡婦便以向棺盛之

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不過四百餘里吐蕃突厥二寇頻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於南界磧石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停軍控其路要遂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虜不復縱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置屯田盡水陸之利往年粟麥斛至數千及元振爲都督一縑易數千斛軍糧積數十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爲涼州五年夷夏畏慕

崔皎爲長安令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承前以上長令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皎設法擒捕羣奴潛匿王家皎命就擒之奴懼盡縱殺懸於街樹境內肅然出爲懷州刺史歷任內外咸有聲稱也

大唐新語卷之五

忠烈第八

李玄通刺定州。爲劉黑闥所獲。重其才。欲以爲將。歎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者。玄通曰。諸君哀吾辱。故以酒食寬慰吾。當爲君一醉。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吾刀。守者與之。曲終。太息曰。大丈夫受國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哉。以刀潰腹而死。高祖爲之流涕。以其子爲將軍。

劉感鎮涇州。爲薛仁杲所圍。感孤城自守。後督衆出戰。因爲賊所擒。仁杲令感語城中曰。援軍已大敗。宜且出降。以全家室。感僞許之。及到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餓敗在朝夕。秦王率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杲埋感脚至膝。射而殺之。垂死聲色愈厲。高祖遂追封平城郡公。謚曰忠壯。

常達爲隴州刺史。爲薛舉將仵政所執。以見舉。達詞色不屈。舉指其妻謂達且識皇后否。達曰。只是嫗老嫗。何足可識。舉奇而宥之。有奴賊帥張貴問達曰。汝識我。達曰。汝逃奴耶。瞋目視之。大怒。將殺達。人救獲免。及賊平。高祖謂達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召令狐德棻曰。劉感常達。當須載之史策。後復拜隴州刺史。

堯君素爲隋煬帝守蒲州頻敗義師高祖使屈突通至城下說之君素悲不自勝通泣謂君素曰義兵所臨無不響應天時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取富貴君素曰主上委公以關中甲兵付公以社稷名位若自不思報効何爲人作說客耶通曰我力屈君素曰當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高祖又令其妻至城下謂之曰天命有歸隋祚已盡君何自苦陷身禍敗君素曰天下名義豈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慟哭而去君素尋知事必不濟要在守厄數謂諸將曰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頸以付諸君也俄爲麾下所殺後太宗幸河東嘉其忠節贈河東刺史

屈突仲通隋煬帝所任留鎮長安義師既濟河通將兵至潼關以禦義師遂爲劉文靜所敗通至歸東都不顧家屬文靜遣通子壽往喻之通曰昔與汝爲父子今爲仇讎命左右射之乃下馬東向哭曰臣力屈兵散不負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見高祖高祖曰何見之晚也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節於此奉見爲本朝之辱以愧湘王高祖曰忠臣也以爲兵部尚書

蕭瑀貞觀初爲左僕射太宗謂之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未定也我當此日實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大功而不蒙賞卿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刑戮懼眞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貞臣又謂之曰卿之守道眇身古人無以過也然善惡大明有時而失瑀謝曰臣特蒙訓誡惟死忠良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

安金藏爲太常工人時睿宗爲皇嗣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則引佩刀自割其五臟皆出流血被地氣遂絕則天聞令舁入宮中遣醫人卻內五臟以桑白皮縫合之傅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汝之忠也卽令停推睿宗由是乃免金藏後喪母復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舊源上無水忽有湧出泉又李樹盛冬開花大鹿挾其道使盧懷慎以聞詔旌其門閭玄宗卽位追思金藏節下制褒美拜右驍衞將軍仍令史官編次其事

李多祚靺鞨酋長也少以軍功歷右羽林大將軍掌禁兵神龍初張柬之謂多祚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柬之曰將軍擊皷鐘鼎食貴寵當代豈非大帝之恩將軍旣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將軍誠能報恩正在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立盟誓義形於色遂與柬之定策誅易之等以功封遼陽郡王實八百戶後從節愍太子舉兵遇害睿宗下詔追復本官

張敬之則天時每思唐德唯以祿仕謂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之服耳累官至奉卿侍郎當入三品子弟將通由歷於天官有僧泓者善陰陽算術與敬之有舊謂敬之曰六郎無煩求三品敬之曰弟子無所求勵此兒子耳敬之弟納之爲司禮博士有疾甚危殆泓師指納之曰八郎今日如臨萬仞間必

不墜矣皆如其言

武三思亂政壽春周憬慷慨有節概與駙馬王同皎謀誅之事發同皎遇害憬遁於比干廟自刎臨死謂左右曰韋后亂國寵樹奸佞三思干上犯順虐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可懸吾頭於國門觀其身首異處而出又曰比干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見殺三思果敗

神龍初桓彥範與張柬之等發北軍入玄武門斬張易之等遷則天於上陽宮柬之勒兵於景運門將引諸武以誅之彥範以大功既立不欲多誅戮遽解其縛柬之固爭不果既而權歸三思諸同謀者咸曰斬我項者桓彥範也彥範曰主上疇昔爲英王素有明斷吾留諸武口日致耳今日事勢既爾乃上天之命豈人事乎尋並流放爲三思所害海內咸痛之

節愍太子以武三思亂國起北軍誅之既而韋庶人與安樂公主翊中宗以登玄武門千騎王歡喜倒戈擊太子太子兵散走至鄠縣爲宗楚客之黨所害三思嘗令子宗訓與安樂公主凌忽太子太子積忿恨遂舉兵而死兆庶咸痛之

睿宗皇帝即位悼太子殞身狥難下詔曰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帝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太子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羅搆間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愴惋今四凶滅服十起何追方申赤暈之冤以抒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謚曰節愍先是宗楚客紀處訥

冉祖雍等奏言相王及太平公主與太子同謀請收付獄中宗命御史中丞蕭至忠鞫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豈不能保持一弟一妹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之且往者則天欲立相王爲太子相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說且明祖雍所奏成是搆虛中宗納其言乃止十一起未討

節義第九

高祖命屈突仲通副太宗討王世充時通二子俱在充所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且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朽老誠不足當重任但自惟疇昔就執事豈以兩兒爲念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公也高祖歎息曰狗義之夫一至於此可尚也

李綱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命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慕張綱爲人因改名曰綱字文紀周齊王憲引爲參軍及憲遇害無敢收視者綱撫柩號慟躬自埋瘞時人義之仕隋太子洗馬太子勇之廢也隋文帝切責宮寮以其不存輔導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過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常品性本常人得賢明之士輔之足嗣皇業奈何使絃歌鷹犬之徒日在其側乃陛下訓導之不足豈太子罪耶文帝奇之擢爲尚書左丞周齊王女孀居綱以故吏每加贍恤及綱卒宇文氏被髮號哭如喪其夫也

高祖入京城。隋代王府寮咸散。唯侍讀姚思廉不離王側。義師將入殿門。思廉謂之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不宜無禮於王。衆伏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須臾。太宗至。聞其義。令其扶主至順陽門。泣拜而去。衆咸歎其貞。謂忠烈之士也。

節愍太子兵散遇害。宮寮莫敢近者。有永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之。大怒。收付制獄。貶平輿丞。因殺之。睿宗踐祚。下詔曰。甯嘉勗能重名節。事高蘗向幽途。已往生氣凜然。靜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令。

祿山之難。御史中丞盧奕留司東都。祿山反。未至間。奕遣家屬入京。誓以守死。賊至。奕朝服持印坐廳事以見賊徒。謂曰。爲人臣識忠與順耳。使不爲逆節死。無恨焉。賊徒皆愴然改容。遂遇害。

孝行第十

陳叔達高祖嘗宴侍臣。菓有蒲萄。叔達爲侍中。執而不食。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遺乎。遂嗚咽流涕。後賜帛百疋。以市甘珍。

張志寬爲布衣。居河東。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國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嘗所害苦。志寬亦有所害。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詞也。繫之於法。馳遣驗之。果如所言。異之。高祖聞。旌表門閭。就拜散騎常侍。

王君操父大業中爲鄉人李君則毆死貞觀初君則以運代遷革不懼憲綱又以君操孤微必無復讐之志遂詣州府自露爲君操密藏白刃刺殺之刳其心肝咀之立盡詣刺史自陳州司以其擅殺問之曰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君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年聞諸典禮父讎不同天早願從之久而未遂常懼滅亡不展冤情今恥既雪甘從刑憲州司上聞太宗特原之

裴敬彝父知周爲陳國王典儀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必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果已歿毀瘠過禮事以孝聞累遷吏部員外

杜審言雅善五言尤工書翰恃才謇傲爲時輩所嫉自洛陽縣丞貶吉州司戶又與羣寮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搆之審言繫獄將因事殺之審言子幷年十二伺季重等酬醼密懷刃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幷亦見害季重臨死歎曰吾不知杜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歸東都自爲祭文以祭拜士友咸哀幷孝烈蘇頲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則天召見審言甚加歎異累遷膳部員外

孟景休事親以孝聞丁母憂哀毀逾禮殆至滅性弟景禕年在襁褓景休親乳之祭爲之豐及葬時屬寒跣而履霜脚指皆墮既而復生如初景休進士擢第歷監察御史鴻臚丞爲來俊臣所搆遇害時人傷焉

劉審禮爲工部尙書儀鳳中吐蕃將入寇審禮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王師敗績審禮沒焉審禮諸子詣闕自請入吐蕃以贖其父詔許之次子歧州司兵易從投蕃中省父比至審禮已卒易從晝夜泣血吐蕃哀其至性還其父屍易從徒跣萬里護襯以歸葬於彭城故塋朝庭嘉之贈審禮工部尙書謚曰悼審禮刑部尙書德威之子也少喪母爲祖母元氏所養元氏有疾審禮親嘗藥膳事母亦以孝聞與再從弟同居家無異爨閭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易從後爲彭城長史爲周興所陷繫於彭城獄將就刑百姓荷其仁恩痛其誣枉競解衣投於地曰爲長史祈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易從一門仁孝舉無與比而橫遇冤酷海內痛之子昇年十歲配流嶺南後六道使誅流人昇以言行忠信爲首領所保匡救獲免

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毀過禮爲鄴縣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蔽蓋盈尺州以聞遷監察御史轉幷州兵曹馮翊令貧乏徒荷其仁恤時有雲氣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色錯雜遍於州郭以狀聞勅編入史其在幷州廳前蓂莢有小鳥如鷓鴣來巢孕卵五色旦如雞子數日鸑毀雛見已大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鸑鷟馴擾閑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到於今號爲兵曹鳥

張審素爲雋州都督有告其贓者勅監察楊汪按之汪途中爲審素之黨所劫對汪殺告事者汪到益州誣審素謀反搆成其罪遂斬之籍沒其家子琇與兄瑝年幼徙嶺外後各逃歸汪後更名萬頃轉殿侍

御史開元二十三年瑝琇於東都候萬頃手刃之繫表於斧刃言復讎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爲吏所得時人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讎多言合從矜恕張九齡欲活之裴曜卿李林甫固言不可玄宗以爲然顧謂九齡等曰復讎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心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人成復讎之志赦之虧格律之道然道路喧議當須告示乃下詔曰張瑝兄弟同殺推問款成律有正條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喧詞矜其爲父報讎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存久要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瑝琇既死士庶痛之爲作哀誄牓於衢路市人斂錢於死處造義井幷葬於北邙恐爲萬頃家人所發作疑冢數所於其所其爲時人之所痛悼者如此